

穀梁傳精華

目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一
鄭伯克段于鄆	三
祭伯來	四
武氏子來求賻	五
公觀魚于棠	五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六
桓公	
鄭伯以郟假許田	七

目錄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八
齊侯送姜氏于讙	八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九
夏五	九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一〇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一一

莊公

築王姬之館于外	一一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一三

五月葬桓王·····	一四	秋築臺于秦·····	二二
紀侯大去其國·····	一五	僖公	
甲午治兵·····	一六	虞師晉師滅夏陽·····	二三
齊人取子糾殺之·····	一七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二四
秋丹桓宮楹○二十有四年春王		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	
三月刻桓宮桷·····	一七	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二五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二六
社·····	一八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	
幽·····	一九	月諸侯盟于首戴·····	二六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〇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春新延廡·····	二一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二九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〇

晉殺其大夫里克……………三一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三四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

月六鵬退飛過宋都……………三五

滅項……………三七

梁亡……………三八

文公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三八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四〇

宣公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四一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四二

初稅畝……………四三

成公

季孫行父如齊……………四四

九月辛丑用郊……………四五

襄公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

乃還……………四五

大饑……………四六

闔弑吳子餘祭……………四七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四八

昭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

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四九

秋蒐于紅……五〇

冬葬許悼公……五一

定公

元年春王……五二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五三

哀公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

益來……五四

春西狩獲麟……五四

穀梁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證君即位之始。公何以不言

即位？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

不取為魯君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一隱長桓

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

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一善則其

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與申同。孝子揚

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

與隱矣，終歸之於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

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

隱首作提，不正二字，一篇議論之根。

此段責桓，筆意婉轉。

此段責隱不貴惠，不信邪二意，發揮讓桓為不正大義炳如。

掉尾一揚，一抑，
極平，想極嚴正。

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一 弟先於兄，是廢天倫，私以讓國，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俞桐川曰：兩君罪案，輕重劃然，嚴而不苛。○隱桓名分，獨此說得鑿鑿。正乎不正句，翻去左氏桓立隱攝，公羊隱卑桓貴二說，要之彼爲微言，此爲大義，各相發明。○駁去隱公，則桓之罪更深，穀梁惡桓，又嚴於二傳。

儲同人曰：公罪桓，穀罪隱；公予桓以當立，穀奪桓以不當立；當立而罪反在桓，不當立而罪反在隱。推勘入微，變幻百出，可見文人之心，無所不至。

就不書卽位上生出議論，與公羊同，而所見各異。公羊以桓母貴當立，故隱之能讓爲賢。穀梁以桓不當立，而以隱之讓桓爲不正。二說當以穀梁爲正。貴義不貴惠二句，道理何等正大光明，探先君

之邪心，忘君父以行小惠，結以蹈道則未也，推勘入微，論斷亦正。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首振克字，開門見山法。

先罪段，見其不弟此意。

後罪鄭伯，以其殺弟此意重。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目君謂鄭伯。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一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一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俞桐川曰：能字見深，殺字見辣，合能殺二字疏克字，乃見鄭伯之忍，叔段之愚。逐層批駁，兩下讞獄，絕無遁情。○忽罪叔段，忽罪鄭伯，變化不測。

處心積慮成於殺，卽左傳謂之鄭志意，皆推見莊公至隱，折獄老手，其鋒則屈如鐵，畫如錐，利如刀。

祭伯來

隱公元年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天子畿

內，大夫有采地，謂之畿內諸侯。

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

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聘

造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與命於君，無私朝聘之道。

胡康侯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經於內外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俞桐川曰：杜絕結納外援之漸，并補出家施不及國，辭愈約而義愈侈矣。

儲同人曰：名義凜然。

武氏子來求賻 隱公三年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平王之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儲同人曰：只一求字中，見周魯均失。

公觀魚于棠 隱公五年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視朔之類是。非常曰觀。觀魚之類是。禮

武氏子來求賻 公觀魚于棠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五

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周禮敵人中主士。公觀之，非正也。

儲同人曰：於觀字見書法，別具慧眼。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隱公八年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據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不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世道交

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誥誓不及五帝，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

舜也。 誥誓尙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夏、殷、

周也。 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

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

不多語，穆然以思，慨然以遠，令人有江河日下之歎。○春秋以二人

盟爲離盟，二人盟爲參盟，有參盟，則有主盟矣，皆所以志世變也。殷

人作會而民始畔，周人作誓而民始疑，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況口血未乾，而卽渝之，交質子而猶有不信者乎？末世泯泯，焚焚，爾詐我虞，不可究詰。春秋謹參盟，善胥命，蓋欲挽世道於淳古之意也夫。

鄭伯以邲假許田 桓公元年

鄭伯以邲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邲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一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俞桐川曰：鄭伯從王東巡，則祭泰山，故有邲。襄公嘗作邲。魯朝於周，賜之湯沐，則有許。王不巡狩，魯不述職，則邲許皆虛設矣。邲近魯，許近鄭，故交相易焉，無王也。三傳獨穀梁疏得分明。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公二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俞樾川曰：先著其美，又均其善，二意俱到。

公羊傳：胥命者相命也，以爲近正，與此同意。末云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結法尤超。

齊侯送姜氏于謹 桓公三年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殷、饗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異姑之用。送女踰竟，非禮也。

戒辭各有義，可與士婚禮內參閱。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桓公五年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俞桐川曰：書法甚奇，發明卻極純正。

夏五 桓公十四年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五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九

俞桐川曰：無議論中搜出議論，無文采中寫成文采。

眉詮曰：爲傳疑指出遠字，爲遠字觸起兩喻，只四十餘字，而不作平局順局。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桓公十四年

前從君心內扶出不敬。

中疏禮意，以明敬事。

後按禮制，以爲未易災證據。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一 鄭訓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焚之餘，

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一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

御廩，宗廟之祿，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

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嘗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也。

俞樾川曰：深厚古雅，禮經文字。○不在災字嘗字上著眼，偏於壬申乙亥上，看出苟簡之意，鐵筆。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桓公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儲同人曰：事各有漸，求車乃求金之漸也，只二語有無限感吁！

築王姬之館于外 莊公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一築之爲禮何？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一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築王姬之館于外

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親

迎服祭服者，靈婦也，公時有桓之喪。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

禮也。

俞桐川曰：並提禮非禮，又於非禮中轉出禮來，筆力健甚。○齊逆王

姬而魯爲主，忘仇讎也。特以居喪築館於外，豈念父仇哉？衰麻句是

莊本意。仇讎句是穀梁意中事。末句結重復仇，乃發明春秋之意耳。

胡康侯曰：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

常所，今特築於外者，穀梁以爲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

以接弁冕，知其不可，故特築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

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

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書此以著其

忘父親讎之罪，故雖築館於外，不以爲得禮也。

左傳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莊公二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變在四年。

胡康侯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五月葬桓王

莊公三年

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

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緬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

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天子志崩不

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

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一京師去魯不遠，是皆之命，可不驗旬而至，史不志

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

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稱天子；衆人卑，故稱母子。其曰

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俞樾川曰：天子志崩不志葬，常也。改葬，緩葬，書葬，非常也。此二說俱

存者，奇在忽從王字上，想出天子二字，稱謂妙議來，謂凡人皆天之

桓王以桓公十
五年崩，至七年
乃葬，閔王室之
無臣也。又曰：或
以王室有子儀
黑肩之亂，改葬
及卻尸以求諸
侯之說，皆不可
信。
忽從王字起論，
奇絕橫絕。

子，而人主獨從尊稱。此義從無人道；穀梁文字，全在經文空隙處尋
議論，真得夫子繫易精處。

儲同人曰：所言似迂而實微。○出題之外，令人想見題中之妙。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
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

子。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蓋抑無道之強，以優有道之弱。若進止在己，非齊所得滅也。

俞桐川曰：疏大去與公羊意別，然觀齊襄荒亂，則此說較勝。

儲同人曰：大去大歸，聖人書法原奇，而穀梁推勘，亦入微矣。

紀侯失國，書爵書去，憫紀侯，罪齊襄也。此意甚正，公羊復讎之
說，非春秋之旨也。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

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振，整也；旅，衆也。治兵而

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不至。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

善爲國者不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善師者不陳，師衆素嚴，不須羅軍列陳。善陳者不戰，

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善戰者不死，授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背散

亡者。

儲同人曰：左以治兵於廟爲禮，此以治兵習戰爲非。

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以畏齊鄭，而秋大閱，非其時。莊

公以俟陳蔡，而春治兵，又非其地。故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穀

梁治兵之義極是。曰能以嚴終，則失其旨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 莊公九年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俞桐川曰：納糾以召讎，殺糾以釋怨，公之心忍乎？聲聲哀怨！猿啼峽裏，鷓鴣枝頭。

儲同人曰：解釋取字，深合聖心。

秋丹桓宮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莊公二

十三四年

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也。大夫倉土黻，黻，黃也。丹楹，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斲之龔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龔之。大夫斲之，士斲

齊人取子糾殺之 秋丹桓宮楹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一七

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

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祭，雖國之女惡，莊不子。

俞桐川曰：加者言丹刻已非正，而又以榮仇人之女也，斥者言宜書新宮而顯書桓也，一以明桓之不肯受，一以明莊之不忍言，而隻字之誅嚴矣。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莊公二十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旛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

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歷陰氣。柝，兩木相

擊，充實也。

隱三年傳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疏食字最精，此傳舉救日之禮，統上下言之，數典最悉。左傳曰：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專指諸侯之禮言。劉氏敞謂天子伐鼓于社，皆因天變而爲恐懼修省之意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莊公二十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陶，二十七年又會陶，僖元年會濮，二年會夷，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臧，七年會寧母，九年會葵丘。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八年會泚，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

俞桐川曰：北杏之會，諸侯疑信交半，柯之會，信者衆矣，至是同盟於幽，伯業成焉。於同字中發出桓公一生全量，有風致，有光華。

臧孫辰告糴于齊 莊公二十八年

臧孫辰告糴於齊。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一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俞桐川曰：一告字，見內無積貯，外無賑卹，然兩意又分主客，客意插入中幅，而主意前後申解，起伏滅沒，變化無端。

臧文仲請糴於齊事，載於國語，國人賴之。劉原父曰：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穀梁此等議論，可謂得經之旨矣。

春新延廐 莊公二十九年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延廐者，法廐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每廐一閑，言法廐者，六閑之舊制也。其言新，有故也。言改故而新之。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

君心民情，寫成一體，著眼動字，對下悉字。

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罕希。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爲己悉矣。

上年書冬築鄆，大無麥禾，臧孫告糴於齊，文緣上立義，所謂時絀舉羸者也，言之痛切，筆亦精銳。鄆公嚴作微

秋築臺于秦 莊公三十一年

秋，築臺於秦，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一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辟開。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

俞桐川曰：罷民三時，兼本年春築臺於郎，夏築臺於薛而言。蓋三經合傳也，莊倚桓以安，桓無事而益勤，莊無事而益荒，兩兩寫來，令莊愧死。

莊公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倚諸桓之說，離題似遠，發論卻奇。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先疏證。
將題字分斷，句
句有限。

後敘事。
篤情以虞爲主，
卻從晉人料出，
不是寫晉之智，
乃極寫虞之愚。
此對面寫照法。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
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
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一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
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
『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
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
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廩，而置之外廩也。』公曰：『宮
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
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
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

回應壁馬作波，
極妙無窮。

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虢。』虢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一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俞桐川曰：表夏陽爲塞邑，疏發滅字，補左公未及其議論亦較精密。經書先虞後晉之故，左氏以爲賄，公羊以爲首惡，穀梁以爲重夏陽，滅夏陽而虞虢舉，皆深得聖人之旨。○左氏僖五年，晉執虞公，載宮之奇諫詞，洞達國勢，諳悉情理，所言痛切詳盡，似非言略而不能強諫者也。此敘荀息料事處詳，敘宮之奇進諫處略，正可參閱。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僖公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

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俞桐川曰：於四國看出無限國數，善於用補。

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

月雨 僖公二三年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一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勤雨、閔雨、喜雨，六字，將仁主憂旱喜雨精神，曲曲摹出，總歸到有志於民上，僖誠賢君哉！

文公二年，經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夫經書不雨，至於

冬十月不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秋七月而止，則八月雨矣。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未雨不閔，既雨不喜，不以民事為憂樂也。比照參觀，經之書法見，而傳亦深得經旨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僖公三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

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玄端之服。摺，插也。笏，以記事者也。所謂衣裳之會。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左傳曰：謀伐楚也。此只一語，寫出諸侯威服氣象。霸之至者近乎王，於桓可見。儲評云：只一二筆，高簡莊重，神味自遠。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五年左作首止

此疏及諸侯會
王世子之義。

此疏諸侯盟不
及王世子之義。

以上疏經，以下
登議齊桓世子
兩府，有難有解
尊天王三字大
義炳如斷案屹
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例。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

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一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一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證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俞桐川曰：於書法無不剖抉，忽說桓公，忽又說世子，轉折無痕，如奇巒疊翠，曲水迴紋。

左傳曰：會於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是時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王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率諸侯會之以定其位。厥後太子踐祚，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謀寧周也。○公羊傳曰：曷爲殊會，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此傳云：及以會，尊之也。卽殊會之意。蓋以王世子下會諸侯則替，以諸侯上與王世子會則僭。春秋名分之書也，此先言公及諸侯，而後言會王世子，故以及以會爲文。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往會焉，使世子不可與諸侯列，諸侯不得與世子抗也。傳云：無中事復舉諸侯，或言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故書法如此，然不僅此也，蓋緣上有會世子之文，若不言諸侯，則似世子亦與

盟矣，故又特書曰：諸侯盟于首止，則世子不與可知，蓋世子王之貳，諸侯不敢與世子盟，皆所以尊世子，即所以尊王也。范氏寧曰：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于蔡邱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于首止率諸侯以殊會世子，而不與之盟，皆見齊桓得尊王大義。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僖公八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敵，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俞桐川曰：名分肅然，衰涼中自見起色。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時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使王人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及惠王崩，襄王得立，皆齊桓之力。左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雖天子之臣，不得與諸侯盟，然所盟者，王室之事，時勢所迫，義無貶詞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一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夫人之，我

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君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

葬之，主書者，不得以爲夫人也，威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

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

齊魯夫人，葬稱小君，據事直書以見其僭，致夫人去其氏姓，秦歸禮不言夫人，徵文示譏，以其失禮例分明，名分森嚴。

陳大士曰：仲子之頭考仲子之宮已有夫人之質，特未披以夫人之名爾。雖事皆華變，本加厲，又何怪焉？禮之失也，自成風防也，成風之爲夫人也，自仲子防也。

公成風之禮，不言夫人。

俞桐川曰：用致夫人，成風助祭而立之也。哀姜以淫見戮，不可配體莊公，僖之崇其生母，與世之妾亂嫡者稍異矣，然且春秋非之，而臣無貶君母之理，故卒葬皆如常例。于禘廟歸禴示譏，非卓識不能寫出心曲。春秋雖亂世，前未有妾母稱夫人者，自成風始矣。禮夫人得與于祭，君婦獻，君母不獻，君母既不獻，成風不與可也，而必用致之。成風在莊公時，以妾不與，僖公爲君，欲尊其母，今因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以妾體君，是卑其父，致于太廟，是誣其祖，自後宣公致敬，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爲夫人，不復志於經矣，禮所由變，豈不以其漸哉！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先從齊法立案，不以其罪作斷，制爲重耳句作，推原冒起通篇。

次追緣因敘事。

傳里克卻推出重耳，敘重耳又引入世子，至末從世子兜合重耳，從重耳拍轉里克，若遠若近，若即若離，章法奇特。○麗姬申生俱非正文，歷歷敘來，後只以重耳爲寄一句打轉，蹤徑迥別。○麗姬詐僞如眞，獻公昏迷如癡，寫來入神。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苟隱，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殺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爲君，重耳，夷吾兄文公也。夷吾曰：

『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一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

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醜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

末應篇首結案。
○然句作歇後
語，密然不盡。

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責。責，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文譚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勿廬而死。一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俞桐川曰：開章說里克所爲殺者，爲重耳也。以下細敘麗姬作難，更不顧本旨，至結處重耳爲寄句一語打轉，大意了然。文有似遠而實近，似迂而實切者，非極奇險極淡宕之筆，不能作也。其敘諸人情狀，又另具一種筆意。

殺之，不以其罪，責惠公，非寬里克也。里克爲世子傅，知驪姬欲殺世子，聽優施之謀，欲中立以自免，此罪已不可逭，弑二君與一大夫，非逆而何？特惠公之殺，非關討賊，春秋推見至隱，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金仁山曰：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爲社稷立賢之計，拳拳於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爲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於前，而卒蹈弑逆之名於後，惜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僖公十五年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唯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

必爲祖。若梁爲殿，梁爲周祖。

著語不多，深得禮經之奧。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鵲退飛過宋都。

僖公十六年

石散在宋四境之內，故從晉其

致以散辭言之。

然則聚在宋都之上，故先言其

致以聚辭言之。

隕石先以耳聞，故先言隕，鵲退

先以目見，故先言致，是各以聞

見先後爲次，言宋則散在四都，言都則專在國

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既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

礫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六鵲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鵲陽也，六陰致也，象陽而陰行

必衰退。○鵲，五歷反。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欲著石日鵲月故言是月，若不言是月，則察與戊申同。六

鵲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一六鵲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鵲，徐而察之則退

飛。子曰：『石無知之物，鵲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

故辭而日之。鵲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一鵲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略而月之。君子之於物，無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鵲退飛過宋都

三五

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民所聚曰都。

俞桐川曰：昌黎熟誦數百過，乃有龍說；廬陵熟誦數百過，乃有怪竹辨。○須觀其與公羊異同處。

儲同人曰：指事類情，化工付物，視公羊聞見字面，更覺新穎。

眉詮曰：是篇梳櫛之法，物數從公羊而文簡，日月異公羊而義長，贊以括之，又見大於小，熟此二傳，小題之道，變化無窮矣。

邵子云：在天爲星，在地爲石，蓋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季氏本曰：石隕者，陽不翕也。鵠退者，陰逆驅也。胡康侯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羅氏喻義曰：物之遠者惟星，言隕星未若言隕石，手可得而捫也。微者惟風，言異風，未若言受風之鵠，目可得而察也。星隕而石，貴化爲賤，不善化者也。鵠飛而退，前變爲卻，

不善變者也。按此皆不祥不順之兆，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宋襄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經書是月，非止嫌同日也，或鵬之退飛，不止一日，故以是月槩之。公羊以是月爲晦，穀梁以有知無知分日月，皆臆說也。

滅項

僖公十七年

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俞桐川曰：桓公四十年功業，至此已終，故特發此義，疾始樂終，其理

甚精。左謂魯滅公穀以為齊滅，事無可考，師其意可也。

梁亡 僖公十九年

梁亡，自亡也。湏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湏不足道也。一 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湏

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

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

惡正也；

正謂政教。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長謂高克。

俞桐川曰：左氏專指一事，此備言滅亡之理，文更奇古。

左云：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言不以秦滅為文；公羊云：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言如魚爛從內發，皆與此義同，所以惡梁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文公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禘，秋祭。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禘合也。

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鄉，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

廟。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 舊說僖公闕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闕公之土耳，僖公

雖長，已為臣矣，闕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譬曰即之於尊，則無以知其然

者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股之賢主，猶祭豐于禘以致維維之變，然後率儉常禮，文公俱倒祖者

固不足多怪矣。親謂辟，祖謂莊。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

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 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以

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俞桐川曰：嚴冷如鐵。○王札子篇，從天出君，此文從天出祖，俱冠世

議論。

升僖先闕，只是位次先後之逆，非紊昭穆之序也。蓋父子異昭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穆，兄弟同昭穆，弟不可以後兄，猶孫不可以禰祖也。閔僖兄弟，按魯國廟次，當同為穆，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應從毀，禮必不然，傳內先親後祖，是無昭穆也等義，借作論頭則可，若黏閔僖說，則失之舛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合三萬七千

五百人。無猶繼後。過宋、鄭、滕、薛，入于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魚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已

立魏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卻克之事。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征不廟祭，正其得失，勞節

違涉，乃至城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貶之曰人，不亦宜乎！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

義也。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捷菑，晉出也。魏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曰出。魏且，正也。捷菑，

不正也。正道也。

俞桐川曰：公羊美改過，穀梁戒妄動，其義互相發明。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宣公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穿，趙盾從父昆弟。盾不弑，而曰

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殘暴。

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招使還。

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史，國史，掌書記事，狐其名。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

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

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盾是正卿，反賢故言重。故

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

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即曰：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病，不知營葬，受弑父之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罪，孝不至故也。

俞桐川曰：敍次較左公爲略，而斷制精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五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兩下相殺也。一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俞桐川曰：矯制之罪易見，旁落之失難知，府獄天王，端本之論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

非正也。一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

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愆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勸私也。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一

悉，謂盡其力。古者公田爲居，八家共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

椒桑，以備養生送死。

謝立夫曰：先王治天下之法，莫大於井田，而井田之壞，自魯宣始。後

此開阡陌，任土地，一廢而不可復矣。故聖人大書曰初，其故以公田

稼不善也，苟思其所以不善之故，豈盡民之罪乎！

俞桐川曰：名田均田諸疏，不及此傳簡質，引據核，貶刺嚴。

眉註曰：履敝正刺止一句，前後俱以古良法為規，詞無多而意有餘。○結處長懷遠想，無限感慨。

季孫行父如齊 成公元年

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

御，音迓，迓迎也。

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處，音處，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

十二年，楚人滅麇，故醫其母在齊。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闔而語，移日不解，

胥，音閭，閭門名。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俞桐川曰：奇人，奇事，奇文。

此為二年鞏戰起本，傳曰：齊有以取之也，以婦女一笑，幾致喪國亡身，可不謹與！

九月辛丑用郊 成公十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

九月用

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儲同人曰：論祭義可觀。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襄公十九年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

九月辛丑用郊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四五

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墀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爲墀，於墀設帷，反命於介。介歸

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

俞桐川曰：善不伐喪，其義已正，更進一層，乃益深遠。胡氏謂墀帷歸命，非命將不從中覆之意，非也。若欲進師，自當聽命於將，若欲退師，何難歸美於君，願學者詳辨之。

聞喪乃還，仁動孝子，義服諸侯，善舉也。傳褒其不伐喪，而貶其專君命，看深一步，義自不妨。

大饑

襄公二十四年

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

升，成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康，虛。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墨飾。弛侯，廷道不除，弛，廢也；侯，射侯也。

廢侯不兼射，廷內道路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

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臚列典禮，得聖人畏天勤民之意。

闔弒吳子餘祭 襄公二十九年

免從書法既闔
作引。
後舉證責吳子
作主。

闔弒吳子餘祭。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於人。不稱

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一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無恥不知感否。不狎敵，

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

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繼仇餘祭，故殺之。

俞桐川曰：憂深慮遠，防微杜漸，片言皆金鏡也。趙師田父，安得不殺

身亡國乎？

大饑 闔弒吳子餘祭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眉詮曰：闔不足責，乃責吳子以爲世誠，廬陵宦者傳論之祖。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襄公三十年

彼事。

斷矣。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一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俞桐川曰：保傅不在，宵不下堂，可作一句說，偏分兩層，見得既待一人，又待一人，以至逮火而死，可見伯姬守禮，至精至嚴，真堪與日月爭光矣。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

封殺之 昭公四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一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弑莊公光。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一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爲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殺君之罪罪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四九

俞桐川曰：奪吳之封，正齊之討，斥楚之名，無一失出，無一失入，真乃善闡微言。

不與吳封，不與楚討，一篇兩斷案，名義森嚴，筆筆斬截。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總提。

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一艾蘭以為防，

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轅門，即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

中敘御事射事，
旬句藏貴仁發
而賤勇力意。

質以為檠，質，檠也；檠，中棗，或為桐。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轆頭各去門邊

容握，握四寸也，豎挂則不得入門。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

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

面傷不獻，禽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

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總求。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一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

仁，揖讓爲義。

俞桐川曰：古藻流麗，數語當羽獵長楊，理精而質，又可補射義。

眉詮曰：公穀二傳，徵引故事之文，多可當古禮經讀，典奧如此，

傳宜爲最。

冬葬許悼公 昭公十九年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胡康侯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兪桐川曰：止以不嘗藥自責而死，其質美矣，有美質而父不使之好學窮理，以陷於大惡，故曰累及許君，凡弑君君與有罪焉，板板六排內，有參差變換之法。

元年春王

定公元年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兪桐川曰：不滿五十字，當日君臣，俱無跼足之地。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 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離曰：二國會見離。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一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一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一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俞樾川曰：頰谷之會，孔子先設左右司馬，臨期得禦非常，文事武備，

揭出要領，故極倉猝事，敘來極暇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公七年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俞桐川曰：益不當來，公不當以益來，一字誅兩君，何須寸鐵。

春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俞桐川曰：獲字發得精，又見思明王之意。

春西狩獲麟

五五

穀梁傳精華

五六

穀梁傳精華終

民國廿五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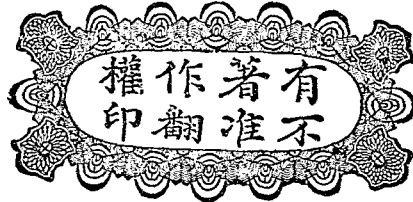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精華

公羊傳 穀梁傳 精華 (全一册)

◎

實價 國幣 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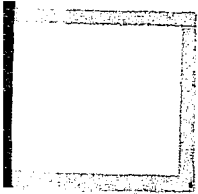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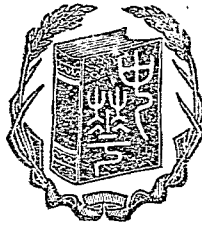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六二三)

807

標商冊註



(30)
(10623)
0.60